

袭扰内蒙

操纵伪蒙军袭扰内蒙

正珠尔扎布

(1954年4月15日)

1906年我生在辽西省彰武县大冷营子(苏鲁克旗),富农家庭,七间房,二百垧地。父,巴布扎布。母,韩氏。姊,月香。兄,浓乃扎布。兄,甘珠尔扎布。妹,德勒齐齐哈尔。

巴布扎布一方面种地,一方面当了地方自卫团长,有30余名团员。常打胡子,有功得了当时奉天将军赵尔巽的奖状。在地方也是闻名的打手。日俄战时参加过日寇召集的洋队。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外蒙独立。1912年巴布扎布要想参加外蒙古,一夜带着家族和30余名部下离开了家乡,奔向外蒙古大库伦。一路打了许多仗,人员越来越增加,到了大库伦在大库伦得了某某将军的称号。后驻屯在哈拉哈河畔,这时部下有3000上下。正在这时候,日本有名的浪人川岛浪速跟满清肃亲王组织了以清朝复辟为目的的宗社党。川岛浪速知道了在哈拉哈河畔有巴布扎布一部分势力可以利用,因此派人勾结了巴布扎布,秘密运送了子弹和炸药。由此巴布扎布部队称为宗社

党的军队。日本浪人参加了10余名。分兵三路要攻奉天，南下一路打了许多仗。1916年到达南满铁路郭家店车站。在郭家店川岛浪速又给了四门青铜炮。正是这时候袁世凯死去，宗社党垮台了（据说日本大隈内阁变了方针，不叫宗社党活动）。因此巴布扎布想要回大库伦，途中又打了几仗，在林西县阵亡。部队失去了头领，四分五裂，一部分占领了海拉尔后被打散，于是完全被消灭了。在哈尔哈河畔住的母亲和我、姐姐、妹妹，被川岛派来的川岛量平，领我们到了亡命在旅顺的肃亲王的家。我们一家成了肃亲王的食客。

1917年我入了日本旅顺第二小学校，怕人笑话，我随便起了一个汉名韩信宝。

1922年肃亲王死去。我上日本人了东京府立第六中学校（校长阿部宗孝）。保护者是川岛浪速，为了方便起见，又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川岛成信。

1926年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炮兵科（队长是月野木正雄、山田一世，最后是金子定一），因为中华队全部是中国人，为便利起见又起了一个汉名字韩绍宏。在东京期间认识了许多日本人。日本人同学差不多都知道巴布扎布这个名字，特别是军人，因此我也就成了巴布扎布将军的御令息（少爷）。都夸奖我父亲，说“蒙古人古来就是勇敢的民族，清朝的喇嘛政策，王公爵位婚姻政策，都是要灭亡怀柔蒙古的政策，因此蒙古人渐渐减少，走上灭亡的道路。你继承父亲的遗志，应该象成吉思汗一样，蒙古独立。”这样的鼓励勉励我，我也就越发得意起来，要想蒙古独立，做一个像成吉思汗的英雄。依靠日寇的思想渐渐树立起来了。我在日本认识的人，大约如下：

畑英太郎少将（后关东军司令官，中将，死后大将）。

畑俊六少将（后元帅，甲级国际战犯）。

日本皇族春仁王 小島吉藏中佐（后任蒙疆司令官，中将）。
田代皖一郎大佐（后中将，关东宪兵司令官，天津军司令官等）。

吉庄千郎大佐（后大将，华南军司令官）。
松井石根中将（后大将，中国派遣军司令官）。
金子定一中佐（后少将，伪满协和会待遇）。
盐田清一（日本有名的小儿科大夫）。
大川周明（满铁东亚调查局局长，甲级国际战犯）。
入江种美（黑龙会干部）。
佐佐木安五郎（川岛浪速义弟，国会议员）。
堀内一雄大尉（五十九联队中队长）。
岩田爱之助（暴力团爱之王国社主）。
神崎正义（律师）。

伊达顺之助（暴力团大化会干部）等等。还有其他士官学生多人。

我在日本期间写了两个小册子：一个是《关于蒙古》（二百册），介绍蒙古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这是翻译的）；另一个是《回顾祖国蒙古》（二百册），介绍蒙古人情风俗和喇嘛王公的腐败状况，都是号召日本人来帮助蒙古成立独立国，主张日蒙亲善的（这本书主要由日本人著《蒙古地志》摘录的）。一部分士官学校日本同学签名勉励我说，将来帮助蒙古独立，要经常联络。

1928年7月士官学校毕业回大连家（母亲已由旅顺搬到大连住。我姐姐1919年已跟肃亲王的第十一子宪贵结婚，宪贵死后跟母亲一块生活，1943年死）念书。这个期间的家庭生活费和我的学费，全部经过川岛浪速的手，由肃亲王的大连露天市场拿出来的。母亲70元，我70元（每月）。回大连后访问了在

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畑英太郎中将，又认识了高级参谋大佐河本大作（谋杀张作霖的策划人），以后经堀内一雄参谋的介绍认识了板垣征四郎高级参谋和花谷正大尉参谋。他们都知道巴布扎布名字，所以很容易见他们。没有谈特别什么事，只谈了我想入满铁，研究蒙古事情，将来还想上蒙古当教官等等。他们也鼓励我。学校毕业后无处去当军人，只想当满铁嘱托（嘱托是不受出勤欠勤的束缚，很自由）。恰好满铁理事田边敏彦是第六中学校长阿部宗孝的同学（东京帝大），因此求阿部先生介绍。接到介绍信，见了田边理事，过了几个月满铁采用了我当嘱托。

1928年12月我就当了满铁嘱托（2600元）。我从小就离开了蒙古，不知蒙古的情况。我自己希望在郑家屯满铁公所勤务（所长是所谓蒙古通菊竹实藏），在这儿研究蒙古是很方便的。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就上郑家屯满铁公所去了。我又为了方便起见，起了一个日本名字田中正。

1929年、1930年之间，所长派我随同满铁牛疫预防注射队，到了西扎鲁特旗和遼辽南华兴公司（日本财阀大仓农场有荷兰牛）。满铁在西扎鲁特王买了一千上下的牛放在该旗，叫蒙古人养活，死了其缴皮子就行，满铁称为“预托牛”。在满铁公所时我的任务是没有一定的，帮助抄写誊写版，有时当翻译，此外自己看书，常回大连家，或去奉天找朋友。沈阳有个叫郭道甫的（早在北京认识的），于呼伦贝尔独立失败后，张学良给他开办了一个蒙旗师范学校，他当了校长。郭道甫介绍给我他的学生滕续文（哈丰阿）等十余名学生和张鸿寿等，我们常谈蒙古问题。我本来没有一个蒙古朋友，在此认识了不少青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我在郑家屯，也不知道事变的详细情况，过两三天我上沈阳才知道了日寇开始了武力行动。于是我和我哥甘珠尔扎布上关东军跟板垣高级参谋要

求枪炮，板垣听我们想搞蒙古独立，答应了给3000支枪、20万子弹，同时派了一个退伍中尉顾问和田劲。我们（蒙旗师范学生）组织了有八大处的蒙古独立军司令部（后改内蒙古自治军），一方面联络东科后旗的统领包善一，东科中旗的韩色旺，他们都答应参加。以后枪和子弹运到郑家屯邻站一棵树站，于此和包善一、韩色旺商量编了内蒙古自治军。总司令是东科后旗（博王旗）统领包善一（额尔敦毕力格），兼第一军司令；第二军司令是东科中旗（达尔罕旗）协理韩色旺；第三军司令兼总参谋长甘珠尔扎布；参谋长萨嘎拉扎布（伪满时任兴安总省厅长）；副官长韩凤麟（士官学校毕业，后在德王伪政权，在北京被打死）；秘书长哈丰阿（伪满时任兴安总省参事官，驻日本大使馆参事官等）；宣传处长李有桐（阿斯根，伪满时任上校军事部情报科长）。我没有正当职务，担任后方联络。为了被服的事，上沈阳去了两次。

1931年（10月）在顾问和田劲的指挥下攻击了通辽县（先派了几个便衣，头子是博彦满都，伪满时期他任兴安总省长）。我亲自参加扔手榴弹，伤亡300以上，没攻好，失败后退回大林站。和田劲顾问有气回沈阳，给关东军报告说蒙古军反了，非打不可（和田劲带来的七八名浪人也一同脱离了内蒙古自治军）。这个时候，听了内蒙古自治军的消息而自己来的松井清助大佐（浪人）看内蒙古自治军没反，回到沈阳跟关东军联络，他当了顾问。后关东军又派了退伍少佐盘井文雄、小泽一六八当顾问。以后日寇羽山支队枪没打侵入了通辽县。于是，我驻通辽天惠地局担任与日本军羽山守备队和宪兵队的联络。这时候内蒙古自治军的某些人，随便拉来农民的粮食卖，人民受了很大损失。本来内蒙古自治军跟郭道甫约定，他由海拉尔来，在兴安岭汇合，可是郭道甫没消息。自治军内部也乱。关东军又派了三个顾问，军

权完全被他们独霸，松井自己称为司令了。我被盘井驱逐，回到大连，无事可做，满铁也不能呆了。

1932年3月1日伪满成立，我参加了兴安局，长官是齐默特色木不勒（郭前旗王），次长是菊竹实藏，政务处长寿明阿，总务处长白滨晴澄，警务科长坂水梧郎。我当了警务科属官（200元）。我受命参加了寿明阿的接受索伦下木局子的工作。又受命随同警务科长坂水梧郎（退伍少佐）上王爷庙分配各旗治安维持用枪。

1933年受命随同满铁的西乌珠穆沁调查队（10余名）（关东军也派了大尉小川泰三郎调查兵要地志，兴安局派了调查科的五十岚浩五郎和我）我去了西乌珠穆沁。菊竹次长回国，依田四郎当了次长（退伍少将）。善邻协会和田劲上锡林郭勒盟，求我找翻译，我介绍了蒙古人满都呼。又善邻协会请来了一批锡林果勒盟王，我受命当了翻译，参观了旅大和沈阳。此期间我跟日本妓女结了婚。

编者注 正珠尔扎布在“九·一八”事变时组织伪内蒙古自治军，任军械处长。1932年6月任伪兴安局政务处警务科属官。1937年任伪治安部官房事务官、骑兵上校。1938年任伪兴安军管区司令部上校参谋处长、代理参谋长、司令部附。1940年任兴安骑兵第四团团长。1943年3月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参谋长。1944年3月晋级少将。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九·一八事变》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